

禮部追崇巡狩封禪學宮  
摺

18

15  
1365  
18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60 1 2 3 4



門號卷  
1365  
18

五藤  
藏書

古今議論叢卷二十九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定陶共皇議

太廟萬世不

師丹

聖王制禮取法于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享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非所以明尊卑亡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恭敬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侵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

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按定陶本稱共王。哀帝用董宏議易皇字。冷哀因奏不宜以藩國之名冠大號。請立廟京師。帝下議有司皆如哀言。故丹復有此議。帝怒免丹官。歲餘下詔去定陶。稱共皇后。稱帝后。帝太后稱皇太后。合葬孝元。稱傳皇后陵。後爲王莽竟毀廢貶號。施爾奮曰。在史皇孫戾太子議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降其父母云云。宋胡寅讀之曰。前據經義。

後上戾名中特稱親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至宋濮王之議則以稱親爲至當迨國朝張孚敬議禮則此等論可廢矣然存其非以見是存其是以見非不可偏廢也。

濮安懿王議

宋史

初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旣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子彼則不得專于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枝

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于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尊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謙國襄國仙游並封太夫人攷之

古今爲宜稱于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奏議濮王于仁宗爲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朞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侍御史呂誨

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于過舉而韓琦曾八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于立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

子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立園廟以王子宗牒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于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勅誥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脩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畱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

愈使契丹還以嘗與呂晦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愈獨進除侍御史堯愈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畱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諭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旣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僕國大王則在濮王極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議

萬象春

切惟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典祀典之起實繇於人心故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皆祀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矧事關陵廟情屬親親在列聖容有欲爲之志而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臣所議於今日者有一日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日景帝之廟號宜尊臣請得言之洪惟太祖開基成祖定鼎列聖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太祖以后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乎既

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于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歔歎歎息。臣嘗倣往牒當建文君沒成祖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當其時固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令甲所載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哉成祖許之于先而所司顧廢之於後耶亦異乎成祖至公至厚之爲心矣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皇有功德於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于其陵而矧又帝皇建號按臨臣民至四五年首

爲一代嗣統之正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

皇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于其鄉邇又允言官之奏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恤錄而爲之君者反不得一抔之土一勺之水宜天下人心惋然而深悲也似宜勑下所司卽其原塋處所立爲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謚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成祖時旣塋以天子之禮必宜享天子之祭旣享天子之祭自當復其有天下之號詎特天下之心固亦

太祖之心也。而何顧忌之有。與至。於景皇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國家岌岌乎。幾不可保。景皇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倚忠良。克戡禍亂。卒至鑾輿反。正宗社寧謚。聖子神孫。所以晏安享全盛之業者。景皇帝之力。豈可誣哉。迨升遐之日。謚號葬祭。率從貶損。蓋一時軒輊之勢。則然。而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

憲宗純皇帝時。特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先靈顯赫。亦既足以述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未加。陵制有儉。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沒宜享天下之號。而物故未彰。其于國制。終屬欵典。臣等待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祭題。請祭祀其遣官行禮。諸陵皆同。固未有隆殺也。卽如前歲。駕幸山陵。行春祀禮。臣象春供扈從之列。見我皇上于景皇帝陵躬爲致祭。誠重之矣。乃其祭與諸陵同。而其制與諸陵異。雖致祭于陵。而不得祔祭于廟。仰窺聖衷。當必有缺。然于茲者矣。似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謚。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陵制隘陋尤湏亟爲恢

改。如以逼近恭讓皇后陵勢難展拓。第就其見在殿廡門垣等項稍加穿廣。仍量防寶城增建明樓以稱帝者藏衣冠之地。至于恭讓太后陵亦宜一體修治。俾得鬱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之德。其于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夫臣等于建文君止議尊號而不敢更及廟號。景皇帝業以帝號稱矣。而復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進建文于成祖之上。則倫序匪宜。而位于成祖之下。則君臨失次。夫是不敢妄議。若英廟之于景皇。

帝兄弟也。其正位大寶。英廟先而景帝後也。昭穆所在。既無踰越之嫌。而功德比隆。尤無偏廢之禮。臣等切以爲廟號之不可不立者。以此如以爲進一廟當出一廟關係重大。卒難輕舉。合無止奉其主藏于祧廟。惟于歲暮祫祭時出其主于英廟之下。則親親尊尊兩不妨碍。矧景皇帝係宣廟乎。宣廟既以奉祧。則景皇帝亦屬應祧之數。天意人事。有適會于今日者。仰惟聖明。在上盡倫盡制。百代一時。殷禮肇稱于今。有待臣等敬循職掌。輒敢冒昧上

言伏乞。勅下禮官詳加酌議。上請舉行。以慰人心。企望之殷。以垂一代經常之則。

謹按 建文皇帝乃高皇帝嫡長孫嗣世數年。優禮儒臣子。惠黎庶。無大失道于天下。祇因當時任事者爲謀不臧。至爲漢景削七國之計。自取禍亂。遂喪天祿。雖然天之所興必有所廢。天方開我成祖。億萬載之丕基。以胙明德而建文適當其厄。其勢不得不亡。後來拘于忌諱廟祀。至今未定。議者惜之。夫以嫡以長。則序順。以嗣世之日久。則名正。以一脉相承。無易姓改物之變。廟社無故鐘簴不移。則系明序。

建文皇帝祀典議

許解

順也名正也而系又明也是皆不可以無祀而淺見之士猶以爲其生也既稱兵而夷之死也乃同堂而享之享又偃然而據其上恐非後世子孫所以妥我列祖意也且于禮不宜不知建文雖不永君也成祖雖神武得天然當其天命一日未至則亦臣也以君賊臣何罪之有我國家之有建文帝也猶天時之有閏也善曆者不以閏干時亦不以時廢閏閏而春將不係于夏之前閏而夏將使居于秋與冬之後乎愚未有以知其妥也曰然則其祀也何據曰昔

者晉惠懷嘗欲殺重耳矣晉人未嘗不祀惠懷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謚知之有謚則必有祀祀必在重耳之上不在其下此可以逆而推之也曰此霸國之事也奚法曰惠公之稱晉侯見于春秋不啻一再則是春秋予其立也予其立則必予其祀寧獨晉人嗚呼商人之不祀桀周不祀紂爲異姓也東遷之不祀子頽與子朝爲奸位也建文之在當時以易姓則非桀紂以奸位則非頽朝以淫昏而棄禮則未若子圉與夷吾當時之事幸而濟則爲漢景之誅七國不幸而

不濟則爲建文帝。漢景幸而成爲賢主。得與漢文景比周成康。而建文曾不得以數載南面之尊。欲一朝之血食。安在其爲人情與天道哉。且我國家于死事諸臣。旣已旌褒而俎豆之矣。安有祀其臣而獨遺其主。死而有靈。其誰能歆之。愚以爲建文之爲君也。苟非序順而名正。則諸臣之死爲汚僞命而殉私。人不得爲忠。諸臣之死。苟非汚僞命而殉私人。則建文不可以無祀。謹議。

晉建文帝固已祀矣。

興獻議第二疏

張孚敬

臣叨逢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皇上恩紀。不明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願。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决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于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答之詞。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皇上宜考。孝宗而以興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

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也臣答曰此孚敬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此孚敬甚不得已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爲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子之子爲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光之論于事較合于義似近矣今孝宗皇帝旣嘗以祖宗大業授之武宗但知武宗爲之子也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武宗無嗣

孝宗未嘗無嗣也且孝宗賓天之日我皇上猶未之誕生是孝宗固未嘗以後託也武宗賓天之日我皇上在潛邸是武宗又未嘗託爲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矣今者必欲我皇上爲孝宗之嗣承孝宗之統則孰爲武宗之嗣孰承武宗之統乎竊原孝宗旣以大業授之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子而子弟之子以絕其嗣乎武宗旣以大業受之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已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

議也。二祖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孝宗與武宗之心。則知興獻王與我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皇上于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武宗之後。以承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箋矣。曰以憲宗皇帝之孫繼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從前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武宗也。是武宗雖無嗣而有統矣。從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亦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然曾見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于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侄者。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問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皇上有父道焉。故皇上執喪。人與以官便。說此等。

父道之  
說此等  
人與以  
官便

真不  
禹統  
禹啓  
嗣也

文十  
禹統  
禹啓  
嗣也

兄天下  
人與  
歸也  
父輩  
兄輩

皇兄又謂我

子皇上既兄武宗自宜父孝宗茲言何

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也

方武宗賓天羣臣定議以逆我

皇上也遵祖訓也

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興獻王弟也獻王

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

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也果若人言則

皇上

于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于孝宗伯侄也

亦謂之父子也于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

可乎問者曰我

皇上嗣

興獻王藩王也今嗣

父子兩  
字乃費  
此等分  
說人心  
真不可  
曉

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  
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  
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况今天下者祖宗之天  
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于我皇上固不得以私  
相授受者也今欲我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  
伯侄爲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  
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  
則孝宗不果于無嗣乎臣答之曰孝宗有武宗  
爲之子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于君父一也今者

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哉。  
茲果孝宗之無後乎。抑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  
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  
統。則固未嘗絕也。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  
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  
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孝宗  
之統傳之。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一統相承  
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母之名。而後謂之繼  
統也哉。問者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

以興獻王不可無後者也。議者以我。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興獻王。是或一道乎。  
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强爲也。以  
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强  
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  
得子。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  
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  
可乎。問者曰。然則我。皇上于孝宗也。武宗也。其享  
祀也。如之何。臣荅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

孔子正名亦如是耳

爲父子。不得其常。則其爲兄弟爲伯叔侄者。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于父子之稱也。唐玄宗于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于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不必一于父子之稱也。然則我皇上于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于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于享祀興獻王也。何稱乎。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皇上于父子也。伯侄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則我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乎。臣答曰禮長子不

得爲人後。是謂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固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皇上爲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非爲繼嗣也。設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而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爲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願其私親哉。又曰

立廟京  
師當以  
師丹爲  
正

後嗣萬一有自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頑爲此詔以防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爲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乎敬曰。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于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爲人後。以離其父者也。今士大夫之仕于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于正統者也。問者曰。如子

之言而論者。乃懼以睿桓僖宮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睿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羣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位。其子文公遂躋僖公于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爲興獻王立廟。所以祭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興獻王主于太廟也。何兩朝爭較之嫌。

魯僖躋閔之失乎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何臣荅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也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也立廟京師所以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荅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乎鯀爲父乎問者曰或以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

父子何人到此尚不知耶

何也臣荅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興獻王則不可奉迎者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爲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毋爲臣妾竊恐我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問者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荅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判案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

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慕爲所後父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况我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于迎合也其說又焉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于迎合也其說又焉可用哉。

當聞于人而不當聞于上也。如之何。臣答曰。孚敬于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說爲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于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閒談。以爲無益也。故聞于上也。苟嫌于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爲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爲忠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于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孚敬不敢爲終身謀也。子于利害也不計也。夫禮小失。則入禽獸。孚敬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爲身圖計也。興獻疏議不可勝錄。然必欲改皇考而稱皇叔。其

大吉輒云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皆是孝皇帝之貽云云嗚呼以利爲利棄絕天性真名教之罪人也。且如說設所後家產零落遂不以爲父耶愚徧讀諸每云哀安桓靈追尊祖父悖禮傷義莫此爲甚夫以追尊祖父爲悖義則必將降絕祖父爲禮義乎嗟乎利之沒人一至此哉然又有說焉世廟繼統不繼宗故得稱皇考若英宗實後仁宗則必稱皇伯考濮國大王爲至當矣。統宗二字甚明。

卷卅九 終

古今議論參卷之四十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巡狩封禪

瞿景淳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周制曰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以此見先王巡狩之典因封建設也。巡狩者巡諸侯之所守以重民命者也。柴者祭天也。祭天必擇神臯故因郊則立壇因山則崇高其義一也。傳者不察記饗帝矣而又曰

升中于天以此知後代封禪之說因望祀誤也書曰歸告于藝祖用特詩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夫王巡行四方必先事于祖廟出則有告入則有言豈非兢兢不敢荒怠將以其敬天勤民之實而質之神明乎考之於書協時月合律度審權量修禮儀陳玉帛可謂備矣而又敷奏以陳之功能以試之車服以庸之虞夏之事則至矣迨周而又加隆焉自今觀之王未出而有職方氏之勅度既出而有職方氏之申令于是而有慶賞黜罰之典于是而有讌饗之禮于是而有祭告之儀當是時出有期行有方民安其生而侯虔其度虞夏周之王所以舉事而天人應者以其昭格上下有此具矣至後世則不然非以爲民之所以尚者遊觀也固非祭告也所以尚者祈禱也使方人術士勦說經緯而一歸之于神明所行者非求冀福禧則詡張功德也是以流連之患作登封之典盛好功之君喜事之臣飾詭耀詐以罔上下故王通有言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舜一歲登五岳而民不病者兵衛少而徵求寡也至哉言矣

和。明不歛。若云。當。而。郊。求。寡。則。至。姑。言。矣。也。書。曰。  
諸。言。桂。驅。祿。居。也。其。泰。數。之。對。少。半。衰。一。歲。登。五。岳。  
盈。般。微。之。吾。唐。建。毛。州。禮。歸。鶴。鶴。鶴。生。丁。姑。王。貢。  
冀。繩。鄰。限。鵠。獻。也。廟。也。舉。牧。旅。重。也。患。登。桂。之。典。  
武。入。諭。士。燁。鵠。鵠。鵠。而。一。鵠。丈。千。帳。把。浪。首。首。非。來。  
賴。以。尚。皆。殺。縣。也。固。采。祭。告。也。賴。以。尚。皆。派。縣。也。處。  
其。部。鄰。且。三。其。矣。至。舜。則。不。然。其。以。盡。因。也。也。  
而。則。懷。真。復。憂。夏。風。之。王。浪。以。舉。車。伍。沃。入。惠。皆。  
景。而。育。祭。告。丈。翁。當。景。都。山。育。君。育。丈。尺。安。琪。至。

巡狩議

馬端臨

按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

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爲一年巡一嶽虞五載則  
二十。年。而。徧。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徧。何。所。據。耶。  
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  
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  
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  
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只。以。四。嶽。爲。  
底。止。之。地。蓋。雖。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

古今譜論卷四  
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  
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始。皇。煬。帝。  
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  
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覆。祚。  
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  
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促。也。

文皇帝北狩論贊

湯賓尹

巡狩之典從古有之。漢唐之主深居高拱杳不聞聲。  
而此典竟寢而不行焉。我成祖當國家無事欲省  
方于時此亦盛心也。且又詔所經之處官吏軍民止  
離境內一里迎候供給之需備之于已彼師行而糧  
食使民睭睭胥讒爲諸侯憂者竟何如耶。

文皇后宣宗武宗皆親巡邊境陳建以爲或爲邊  
防或爲遊幸得失固天淵矣永樂十四年周訥呂  
震將請封禪成祖責之以不能如魏徵之愛君。

學士胡廣却作封禪頌以獻。竊以漢世祖唐太宗之賢明而究不免于封禪。胡廣之頌也宜哉。施有翼

而○上○與○竟○寶○而○不○予○也○又○且○告○因○不○無○事○大○首○發○寶○文○典○鉤○古○首○文○鄭○胄○文○主○業○早○高○共○杏○不○聞○贊○文○皇○帝○北○將○饋○贊○

愚賓矣

議止南巡疏

李廷相

仰惟皇上頃因慈孝獻皇后梓宮南祔顯陵卽下南巡之命意欲恭詣陵下另卜吉兆此固皇上大孝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純孝何以加焉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然者敢爲陛下披瀝陳之臣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一梓宮在殯朝夕上食雖付託有人而我皇上遠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恝然而已其二臣等常備員扈從山陵每見

皇上聖體冲粹少有過勞輒便咳嗽况今遠去數千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路淹歷日月御膳有愆期或爲露霧所感或爲風沙所觸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三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籩內外付託得人但我皇上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比直隸河南直抵湖廣三省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飢窘甚至相食以苟活旦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爲盜千百成群傳聞西平鄖陵地方皆被攻劫撫按官未曾奏報所以陛下尚未之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總以伊川之言為的參酌在興獻議中

里。雖侍衛有人而問關遠路。淹歷日月。御膳有愆期。或爲露霧所感。或爲風沙所觸。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二。皇太子監國奉  
秋尚幼。籠内外付託得人。但我皇上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湖廣三省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飢窘。甚至相食。以苟活旦夕。其六。双盼仇讐。情慘。倘參賂。亦興禍端。中平驛陝地。算盡女眞。卒卒無聊。瘡及夫夫。庶以陛下尚未之。

聞也。見大駕遠臨供億不貲。雖本部差官畧爲協濟。終恐悞事。其五。北虜自數年以來。頗爲驕肆。窺我邊鄙。虜我人民。邊臣恐恐。幸而無事。近日京東采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去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示懲戒。而腹裏之患。亦不可不預爲防也。今大駕遠出。北虜聞之。保其不跳梁乎。有一不可不知者。自我成祖定鼎燕都。卽設太倉銀庫收貯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皇上入繼太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爲充溢。今各邊奏討。無虛日。工部借支。

無止期大駕一出支費又不下百餘萬兩。大倉所貯不過百餘萬兩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將何以應之。臣私相謀維雖有心計如唐劉宴百輩亦恐無以善其後此今日之國用陛下所宜急知者也。臣等職司邦計日夜憂惶計無所出犬馬愚忠竊敢陳獻以聞。

梓宮一段爲第一義餘皆必然之勢不易之論可爲萬世巡幸至戒。

許懋封禪議

梁書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爲封禪何其數也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繇主好名于上而臣阿

旨于下也。后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于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

好名阿旨二語說盡弊根

游山而狼臣攀躋險峻。大云桂千。泰山表。嵩梁。洛陽。南嶽。大處。祖林。南岳。社會。普輪。固山。普土。命。善。愚。桂。窮。窮。

禦書

魏徵封禪議

唐書

太宗議封禪。魏徵獨以爲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今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也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萑莽極目，此乃

引戎狄入腹裏。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示弱一段尤爲膏肓之慮。

安樂曰。安矣。則夷未服。眾曰。雖矣。平遠未豐。眾曰。曹

廢帝

惠書

孫奭封禪議

末史

方今野鷖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夫陛下何爲而不思也。昔唐明皇之英睿而褊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繇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子。閭上明日見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

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于此。

四十卷終

未央

古今議論卷四十一

林德謀采公纂輯

貢舉議

專論學較

賈至

憂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競人之行也且謚號述行美極于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之行也繇詞以觀行斯及詞也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惟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

化天下之事乎是以忠信之陵頽耻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繇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士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係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于士乎今取士試于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于末術是有道之羞也夫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同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

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生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京終持名節之行至有外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臨朝母后專政而社稷不墮終彼四百豈非學行道扇化于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

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迷顛饗國威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安有舍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爲正論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較以弘訓誘今京有大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稟尚無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勸不其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貞數

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體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之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繇之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過是也

趙匡本一議甚爲膾炙施爾奮謂其所說多不合昭代科目弊端遂不憚去之

景九州。阻城塞。猶有存亡。義不復見。○子孫遺典。固成促國家。幸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  
隩。限分。林相。櫟。誠。茲。不。禪。失。文。舉。士。之。道。蹤。亂。代。取。  
人。樹。固。本。云。鑄。畫。為。餽。矣。饑。炎。渺。爾。奮。闢。其。祖。端。發。不。合。  
文。獻。王。出。文。武。不。嚴。景。舟。盡。也。請。兼。廣。學。較。以。弘。訓。  
其。株。取。血。損。青。精。不。寔。興。陳。歎。對。縫。丈。穀。朱。矣。人。渝。  
卦。昔。灤。理。舉。飭。鑄。底。寓。暮。率。氣。鑿。丈。障。而。存。丈。父。貞。  
僧。令。卦。土。出。收。兼。貯。濟。官。胥。置。坐。卦。歸。平。妙。建。卦。桑。  
學。其。齋。麻。藝。徹。書。頭。坐。捆。界。具。辦。作。飯。失。渴。量。置。學。

學較論

馬端臨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較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間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廸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

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  
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  
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  
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  
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  
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  
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  
之舊習。從事平簿書期會之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  
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

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繇而見○  
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繇學○  
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  
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貴與又云子產不以鄭人議執政之然否。而毀學○  
較蓋以學較所以來公論也。熙寧時大學生蘇頌○  
用李定常秩之徒試文。則宗新經策時務。則誇新○  
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學規殿罰之。則太學○

之設。乃。箝制羅織之具耳。以是爲興德藝可乎。又蔡京當政時。馮澥上言曰。士無異論。此太學之盛也。正言崔鷗極力詆之曰。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盡以異論驅逐。士子宗其新經者。得官不用者黜落。此非徒刼持學較也。疑有異論。則已過且暴聞焉爾。自是凌夷至於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

太學

董仲舒

漢興高帝尚以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時。仲舒對策曰。養士莫重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亡應詔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謂舉賢良文學之詔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賢俊宜可得矣。

按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議建學較。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授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

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擇通經術者居之治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水利邊防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繇講習之有素也。於是有所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爲太學法。著爲令。愚竊以此法可爲千古學宮定準。所謂驅學究爲進士者此也。

鴻都門學

蔡邕

漢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及凡能爲尺牘及玉書鳥篆者皆加引召。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藝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閭里方俗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時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詞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

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用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不賴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心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觀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按鴻都漢宮門也學校爲天下公天子私之可乎。彼中人士每以爭第更相告訟無復廉耻則驚華闢捷之習壞之也今日以帖括業取士士剽一二浮華毋論不知時務卽經術亦不解爲何物乃偃然以文人名士自居。榜錦爲軸磨石作碑斯固吏績之先聲也幽谷之中豈無澹臺是在風勵學宮者矣。

蘇文忠公集出幽谷。○申豐無歌臺。景山風雨學宮。  
烈以安人。○上自扶艱。○辟外駕。○固吏  
役。○簪華。○母歸不眠。○相。○明聲。○補。○不。○鞶  
子。○闢。○丈。○督。○崇。○丈。○出。○令。○日。○及。○神。○封。○業。○知。○士。○士。○櫓。○任。○生。  
從。○鄰。○中。○人。○土。○安。○以。○爭。○策。○更。○耕。○告。○結。○無。○野。○薰。○頤。○懷。○薰。○華。  
志。○對。○獻。○官。○門。○出。○學。○刻。○天。○下。○公。○天。○子。○休。○之。○西。○平。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自此王政也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杜與節甫同悲。王何與劉石比酷。將毋淺中迅發者亦懷覓陸之陰蕩軼蕭條者亦被戎狄之服乎。不然何召之速也。此兩端最是學宮積習吏治病原故附錄於茲。

國學鄉學議

林文楷

古天子建辟雍於畿內養老尚賢首善之地也。虞夏殷周禮殊而義一周遷秦併教化蔑然漢制非古然而天祿石渠煥然西漢蘭臺虎觀著於東京嘘煨燼之餘辨異同之見經學大明鴻儒蔚起逮及唐宋累朝幸學崇文籲俊後視昔爲盛迄今遡流尋源集成歸旨雲蒸霞舉鼓吹休明皆廣厲學官臨雍視學之明效也嘗慨漢武帝鬻爵開邊至有入粟授郎爲世所短初未嘗於太學而講便宜也正董子所謂太學賢

士所關之說耳。唐宋以還皆鄭重焉我明駕唐軼宋超乘兩京星布類闕於天下序國子辟官於皇都詩書絃誦遠達華夏王侯士庶合出陶鈞師儒竝進德業交修蓋斟酌四代郅隆百世無以復加遜者宮府城壕之營繕差夷胡越之捍禦糜費不貲經權迭奏佐大農於法外舒仰屋於一時乃使成均大治之區以當鑄山煮海之利始稱達變卒歸因沿將王國之典刑失尊興朝之橫幹不貴尋常自甘於銅臭特達耻列於猴冠殆非熙朝之制作鼓舞乎英豪

以鳴盛於國家者也卽今日有不得已之役終不可罷之費山海虞衡儘足以供需五材六府皆得以通變卽倉下見出於漢或鬻邊粟以紀功增金繒以遷級惟收之武弁散之郎署猶且稽覈能否而進退之大約以空糜之爵佐軍實之儲耳安可假養才致賢之樞紐舉轉徙苟且之權宜乎先民有言樹德莫若滋去病莫若盡此之疢疾非悠悠耳謂當清既往之途新將來之美拔郡縣鄉學之異等歲隸於六館考成於司成食餼於大宮卽古之論士於鄉升之

樂正者非耶。於是視業而差等。觀行而品題。殊常則有鄉會之賢科。循習猶先鄉而序貢。且聖駕時幸臨雍。拜老集師儒而辨質之國子就學而無比向進。講御筵而不側立。是以師嚴而道尊。學修而士貴。天衢亨大。帝德懋滋萬世。無病之洪造也。若郡縣鄉學每歲論秀隸之學官。高下差等而廩餼之提督。則臬司分署也。夫分署有總憲之統。尊臬藩之同寅。撫按之掣肘。提調州府一轉卽爲同堂節推縣令科道所選。吹聲援故。一投百受。鄉國要津年誼座主。巨

豪劇狡。交攻雜進。抗法不回者。有幾人。斯金玉暗啞瓦缶雷鳴。始進不端。登途皆頗矣。故司學政當如京畿特勑御史職。而糾劾當路之所畏。憚。詭譎之不敢出者也。若學較司教。當推制科貢途。分業如國學之司成六館焉。則師隆士慎。風氣文運。當必彬彬然者。總以京師首善國學。正鄉學因之育才之地。清登庸之後。選庶國家得人之盛。足稱慶哉。一得消效。惟天高而下聆焉。

公篇中又請天潢衍聖。並許入仕。所稱引漢劉章

劉向孔安國孔融。唐李道宗廣平王俶孔穎達宋愚。呂朴孔道輔仲甚悉。今已久通朝籍。不復載云。

五經博士議

丘濬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訓詁名義而已于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議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輒問以經義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爲近古如此後世雖設此官姑備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遇國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學經術之士皆得以議論其間考古引經以爲可否之決其于明廷議政未必

無所補

龜齋雍與吏部議禮

董應舉

職等承乏成均不敢不靖共而謬仰于下執事顧有事  
關宮牆禮當復舊度執事必可以聽者謹布而請裁  
歲首二丁拜聖邀寵道駕亦執事之所自致其敬于  
聖人非本監之所宜私德者拜而不送所以專執事  
之敬于聖人不爲私也自嘉靖以前送上二門階坡  
所以申職等之敬于執事不爲諧也隆慶年間乃有  
送至東角門者已非舊規猶曰此裏門耳年來以執  
事就輿之便送出櫺星門及集賢門外遂沿爲例然

揆之于理終覺未妥何也。執事拜聖非拜本監也。職等代聖人送乎。非執事之所安也。若自爲送乎。則懦星門何門。而乃以送迎。疑非職等之所敢。而亦非所以尊執事何也。執事爲拜聖而來。固不欲人以非禮之恭私效。效于聖人之宮牆。以自爲尊也。且大老拜畢職等。止列班階左。未有送上轎者。院道拜畢職等。送至階坡。未有送上轎者。而獨以此禮奉執事。疑執事且必曰。是名爲儒師者。而誦曲若是。沿而不改。豈爲監有人乎。此職等所以皇皇洗心以求改也。若曰。

近例已然。汝何敢易。則職末品也。豈敢憚一迎送之勞。然不敢違禮以取罪。惟執事實義圖之。夫沿近例而可以明執事之尊。沿焉可也。沿近例而執事不益尊。瞻顧宮牆。或以動執事不安之意。亦執事之所欲改而有待者。故敢以意請。唯執事實義圖之。萬一降心相從。未必不爲盛德之光。

可與顏魯公爭坐位書竝傳

等代聖人送乎。非執事之所安也。若自爲送乎。則孺  
星可與。顏魯公坐迹舊並轍等之所敢。而亦非所  
以。臥貧未必不盡。蓋斯喪來固不欲人以非禮。  
蓋。送。而。存。恭。苦。効。效。必。意。精。勤。葬。事。纂。圖。父。萬。老。耕。  
尊。韻。尊。官。鄙。近。以。禮。葬。事。永。安。文。心。意。志。葬。事。父。前。  
而。可。以。禮。葬。事。文。尊。鄙。而。仙。歌。而。而。而。而。而。而。  
喪。然。不。如。喪。斂。及。死。罪。葬。時。事。寶。纂。圖。父。夫。部。並。而。  
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

士習文體

姜逢元

王者欲強其國必以詩書禮樂欲威天下必先造士。  
士氣不足則退而修其雍容之教。古者辟雍之設天  
子之所自學以著教也。於是揚其翠華則舍菜而祭  
瞽宗袒割而養老饋餚而乞言旁皇于一日之事詳  
盡如此者使人耳目闢而精神動所以致其強也。故  
饗奠之恭講論之羨其柔可握而絲其道則可以厲  
威而訓武古者出師受成於學返獻馘焉以爲攻戰  
之道聖人知之故出則祈其意返而歸其功也。魯人

之歌澑泮者其士則虎臣其獲則琛賂其器則弓矢戎車而已先王未嘗入學而教兵士未嘗加矛于俎而致用如此歐子曰武者救世砭劑而文其膏梁夫歐子則不知布和于臟逐其療蠱也然昔者先王之於學也仲春仲秋有視季春有視有旦人有晝入有暮入其於事爲習於士爲涵泳爲躋嚅教成而材備故日卒然起一方舉統顙而應之無所儻忘此儒者之成也其後世父子相繼則一舉之固已疎矣然間起之觀則亦可以使天下卽然而有待詩曰鳶飛戾

天魚躍于淵豈第君子遐不作人此言士不飛躍其意則不作也士者沈鬱之器而飛其聲氣躍於文章察此二者則士之情盡見而可得矣然此二者士有二隨焉運隨天化隨國故以士之爲此二者而天子之情亦盡見而可得矣三代以還惟漢最重儒學永平建初之間天子行辟雍之禮上者秉鐸下者圜橋至化介胄爲絳誦披左帶以方領當此之時士則矜奮而興氣節咷植名行雖至剖首不可得絀其覃精彊思而爲文章前則天人矣正後則典引規奇及於

諸子莫不根極理道歸於典則矣然而其國靈所蓋。則大宛之蹄躒於六閑渾邪之族隸於五屬日逐之庭列於北圉哀牢之部綴於永昌終漢之世首功且上也故曰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教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施者廣故曰禮者威行之道功名之總也若夫唐宋之季舉其具文辟鑽僵槐豈可望其出火乎我國家二雍益一天下士喟喟然不啻游于帝庭響其鈞樂也今天下肅慎不庭鬼方未克所不足非文事也然向者司馬良其六師天子卽不株

韜以蒞茲六飛之靈雖暫止而卽刻期來歲非天子之脩不急也天子則固將問鶡音于泮水矣翠華蒞止宮牆喜色慮亡不小大竝奮執事謂其象爲鼓爲文明而積弱之勢將有見端於士習文體之際者斯不誣也夫士之相觀成習而相播爲文莫弊今日矣然皆相干弱不相干疆也爲士習之弊者五舍龜觀順一也蚕虱之鬻二也挑達陝輸三也不刺綉紋倚市門四也朋蛙聚鳩五也舍龜觀順者脯歎甘於齊卿餐錢利於宋相蚕虱之鬻者蓼盤陳而乞化柳車

結以送窮。挑達陝輸者儻態極於欽明。琴心艷於司馬。不刺綉紋倚市門者王門抱其竽瑟。主第奏其鬱輪。朋蛙聚鳩者豪心作而捲堂。怒目逢而投甕。凡若此者皆繇其宵貌莖質神不足以定其體而爲之也。爲文體之弊者五。嘈囁爲悅一也。離部野掠二也。以移面爲奪胎三也。褫其鳳羽戴其鵠皮四也。逐於狐鬼五也。嘈囁爲悅者子雲嘔靡于綉筆。士衡誦淫平防露。離部野掠者伯起逐草于識繩。平子遊奕于鳥占。以移面爲奪胎者紹述聲聲於絳園。彥伯變文于

鶡閣。褫其鳳羽戴其鵠皮者劉勰擬鷺隼之觀。郝隆窟臥隅之謂。逐于狐鬼者麟篆詭少陵之秘。蛇神乞長吉之靈。凡若此者皆繇其柔弓緩繳機不足以要其約而爲之也。故是二者之所爲其兆則皆足以致夷狄之禍而使之駕則必憤轅使之行師必棄戈而走何者其神索也。李陵曰軍中有女子乎。今女子之陰結于士志。豈得揚哉。有數十年間官師之條日上詔令之戒日下而不能革也。則庶幾於橋門觀聽之會鏃羽相觸翩然反之。然愚猶慮其不足以起者何。

也古者成均所萃則秀士選士之所升也。高皇帝羅郡國之儒使學於天子日肄歲課學成者界之顯職如此其貴也。而今六館之英半鴻都之蠹。則是天子使卜式之執經其前而責崔烈之致身其後猶懸牛首望其馬肉。此不足以起也。漢之視學其天子自爲下說鳴叩互發於是乎開石渠虎觀進諸儒之言稱制決之而

高皇帝於禹謨洪範諸篇猶振響玉也。一日問諸生以習騎射望其出將入相而今天語秘於堅簾膚服

襲於重幕則是使天地閉霆而啓萬靈之蟄。仲尼舉鐸而醉七十子之心猶飲溫泉有濡無擊此不足以起也。古者取士熟其人而用之今則糊名而求其文字。古之爲文者取格于古今之爲文者取格于一代之制。凡士之禪于聖燈者皆不可以謀于王鉢。則是觀寢相之圖不可以得解升桓榮之席不可以得車馬。猶懷三山款其灑骨此不足以起也。挾此三不起者雖天子月一臨膠六日聚徒而鼓之無益夫。一日之感淳於人心者如鬼起鶻落不急逐則遂逝者也。

如愚之議請必舉而更張之天子禔躬典學嚴師重  
傳明教化之本以周禮三物辟召天下使士無表志  
無所冀倖而爲文辭其次則使士崇實學以六經爲  
帥諸史爲兵衛士通此二者則志趣端而不詭其議  
天子則以聽政之暇延見諸儒考其得失以驗其材  
其次則追原祖制青青之衿不得以易上農之粟多  
金之賈不得以奸胄子之倫以時起居去其敗羣以  
興其行試士之文崇尚議論或發策詢時無使支離  
不捨如決傳鬼教然者如此則士居身之地尊致學

之功一故曰弁一而不二則近于神明參于天地如  
此則懲創之意深而忠義之心發矣忠義之心發則  
氣專決而神明奮故曰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扁  
如此則儒者之用見於天下而將相之材出矣晉謀  
置師趙衰曰郤穀可崇禮樂而說詩書故以天子之  
脩明學教興賢考藝而極其致則足以俾夷誠曾者  
譬燧握于掌火降于日也而廢則併廢如蟾蜍之毀  
中于螺蚌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詩曰羔裘豹  
飾孔武有力夫豹蒙文而貢武此言士之能也此言

古今論衡卷四十一  
進士者。變其故常。以新其文飾。其固陋以雄其武也。  
今海內之情。沸然日潰。而不知求之。天子之教。當官  
日敗。而不知端本於士之習。與文欲奮威於東西。而  
不知中處。而急詩書禮樂之務。則亦何異立朝夕於  
均之上。擔竿而定其末哉。

此文初未經眼。因讀倪太史請毀三朝要典疏。中  
有先生閣筆一歎之語。起求而得之。嗚呼。此歎此  
文。皆千古矣。巖穴之士。不能多見。如此人多收如  
此文。此千古一大憾事也。爲將奈何。爲將奈何。終

